长安汉月

乌云珠登 著

他一生留恋大漠、荒原，
他一生守护国土、疆场，
他一生只动过一次情，
一动就是一生。

两千年前的玉门关，谁是他掌中曾经的一滴泪？
两千里漫漫征途路，谁是他梦里回头的一缕香。

一代名将的至情至性，
一段难逃的缱绻宿命。

乌云登珠
八年沉淀 / 精心打磨

饱受读者期待男主
——霍去病！

十万字精修，众多大牌自发推荐。
阔别已经年，无数读者组群召归！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长安汉月

乌云珠登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长安汉月 / 乌云登珠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12
ISBN 978-7-5594-1160-0

Ⅰ. ①长… Ⅱ. ①乌… Ⅲ.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Ⅳ.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2118号

书　　名	长安汉月
作　　者	乌云登珠
出版统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策划	康现梅
责任编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编辑	册　子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90千字
印　　张	10
版　　次	2017年12月第1版，2017年12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160-0
定　　价	32.8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蘋圖文化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晚来风 /001
第二章 赴河西 /035
第三章 伤魂曲 /052
第四章 长安归 /065
第五章 念奴娇 /083
第六章 案齐眉 /101
第七章 湖山好 /122
第八章 定西番 /148
第九章 花月全 /164

目录

CONTENTS

第十章 西楼月 /181

第十一章 赠芍药 /197

第十二章 鸿雁来 /214

第十三章 蒹葭茫 /228

第十四章 战漠北 /241

第十五章 最深情 /254

第十六章 谁凉薄 /274

第十七章 星陨落 /295

第十八章 辞旧事 /302

第一章
晚来风

元狩元年，宁静的也漠。

这里是中原难得的一片水土富足的草场。此时正是秋色明净的时候，草色新绿，野花烂漫。

突然，一阵阵隐约的雷声遥遥传来，草原的宁静被倏然打破。

贪食草籽的野兔、草鼠、狗獾……还有许多不知名的小动物悚然立起耳朵，不安地望向西边渐沉的斜阳。

惊雷未到，风尘先起，也漠的小动物们呆了一呆，忽然撒开四腿，向着东南西北四散奔逃起来。可它们的奔逃速度如何比得上天降的霹雳？只看见黑云阵阵翻滚而起，方才还笔挺的草茎纷纷倒伏下来。

宽阔的草原上，庞大的骑兵队仿佛黑潮漫堤般，一层层奔腾而出。

每一个军士的身长均在八尺以上，高大威猛的西域骏马飞奔如电，无数硕大的马蹄无情地践踏着脚下的一切，骄傲地横扫过方才还一片宁静的也漠。

在离一往无前的铁骑约八百米处，忽然出现了一人一骑。

漫天波涛中，这个骑兵也是黑盔黑甲，只有红色的大氅如同染血的翅膀，随风轻动。马头边，飒飒飘动着指挥作战的小型帅旗。飘展的旗帜上，红底黑字，“霍”字张牙舞爪，威风凛凛。

他就是此次也漠练兵的主帅——霍去病。

此时的他，横刀立马，直面万马奔腾的冲击。

远远看去，他的前方是杀气连天的沸腾，他身边却是凝固无声的空气。

铁骑队前列的百夫长许地看到了远处站立的人，眼睛猛然眯紧，注意力

集中到了极点。他在等待着……等待着……对面这个人的命令。

双方相距五百米……

不仅是百夫长许地，稍微靠前的军士也看到了前方的人。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双腿夹紧胯下的战马，让自己的速度保持在一个快速稳定的水平上。

全力冲击的骑兵，速度是非常惊人的。

眨眼间，双方只相距三百米……

许地的心跳如重擂，紧张地等待着对方最后的命令。

双方相距一百五十米……战马踢出的沙石已经足够飞溅到对方的脸上，战马带着毁灭一切的气势向前猛扑……

而那一人一骑，依旧固若磐石、静若岳峙……

铁骑前端的士兵们恨不能立刻掉转马头，不要冲倒了自己的将军。身后的铁骑队却依旧无知无觉地随着战鼓的催促，狂奔而起。

百夫长几近绝望，却等不到自己想要的命令……

双方相距三十米……

百夫长许地在极度绝望中保持着残存的清醒，终于，他终于看到了一个他全身心盼望的命令——将军手中的帅旗终于扬起……

百夫长喜极欲狂，大吼道："左右分队！"

命令一层一层往后传去，军士们发泄般一起狂吼起来，声欲裂云。

许地率先按照事先训练过无数次的动作，拉缰、侧马、偏身，以极小的角度与方才还并肩的军士分为两队，在长天荒原上，划出两条深重黑亮的完美弧线。

两道弧线分开的地方，是高举令旗、岿然不动的将军。

从天空向下俯瞰，他如同破开狂海怒潮的分水神犀，光芒万丈，千军万马在他面前也暗淡下去……

弧线划完，许地知道他们已经避开了将军，狂喜过后，是身心被抽干般的空虚，历经战场多年的汉子也不觉浑身发软。

如果，方才他的传令略迟半分，他的军士们动作不够整齐的话……许地不寒而栗——他和身后两百名骑兵足够将霍将军踏成肉饼！

这种测试骑兵变队能力的方式真是太变态了！

可，又如此霸气！

许地心有余悸地继续跑动整理队伍，忍不住回头看看那个立于死境却依然气定神闲的遥远的背影。据他所知，那不过是一个年方弱冠的少年，十七岁那年，因“勇冠三军”而被皇上封为“冠军侯”。

重盔重甲、草尘翻腾中，他无法看清年轻将军的模样。

站在极静与极动的边缘，霍将军这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镇定，才是真正可怕的力量！

许地身心俱疲，沉默地带着自己的队伍向营地走去。

这个参与过卫青将军漠南战役的汉子，早已熟悉了这个少年将军那近乎偏执的练兵方式。只有他，会这样冷静沉着地要求士兵从烈日暴晒到大雨滂沱都坚持着简单枯燥的队列练习；只有他，仿佛天生就是一个为战场而生的纯粹军人，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疲惫，立足绝境而未有半点犹豫与动摇。

霍去病固执严酷，一丝不苟。

几个月来，他将听令转向、随令启动、听鼓进攻、迅速回防等行军奔袭需要掌握的技能，统统逼入士兵们的身体，硬生生化为他们的本能。

夕阳渐渐斜沉，草原却依旧不得安宁。

老兵们抬起疲惫了一天的头，堵住耳朵也换不来安静。整个营地都如节日般欢腾，无数年轻人欢呼着、雀跃着，说是他们的主帅打算在篝火边蹴鞠。

许地将被子蒙在头上，心想要习惯，要习惯，骠骑营里不乏年轻得精力无处宣泄的少年人。而精力最多，泛滥到恨不得飞天的，就是他们那个主帅——霍去病！

终于忍耐不住，他也跟着年轻的士兵们按队列重新来到草场上。

“阿赫！接住了！”头扎蓝带的霍去病一个勾踢把球向左方踢去。与他年岁相仿的蓝带少年郑云赫应声而起，半空里转了一个身，那皮球“咚”一声落入球门中。

郑云海“呼哧呼哧”喘着气，一脸的不服气，大声道：“再来！再来！”

霍去病和郑云赫互看一眼，兴致勃勃："再来就再来！"

晚风猎猎中，他们神采飞扬地闹在一处，分不出胜败，也分不出尊卑。

整个营地里回响着欢呼声，白日训练时的疲惫似乎都被他们扔到了脑后……

也漠的最东头，有一座木头搭起的小阁楼。阁楼走廊的木栏杆旁站着一个少女。

少女仰起头，正收着晾在栏杆上方的布巾等物。看似随意扎在脑后松松的秀发，密亮柔软，整齐而一丝不乱。洁白深衣的舒缓广袖被晚风轻轻吹起，如一朵纯白的鸽子花。

赵破奴呆呆地看着她。

从跟着霍将军起，他就知道那被称为"天子门生"的年轻将军，吃穿用度，甚至跟随的人，都是上上之选。这次随军来的两名侍女，在他的眼中，更是恍若天上的仙子。

面前这个素衣的女孩叫绿阶，安静练达；屋内那个穿绯色衣衫的女孩名叫红阙，天真娇俏。

两年前，霍去病封侯立府，他的母亲卫少儿循例送了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孩当儿子的侍妾，当时便挑中了四个丫头：青霜、紫云、绿阶、红阙。

只可惜，他对她们丝毫不感兴趣。

不出三日，府中上下都知道这四个女孩没能得到男主人的青睐。他们对这四个除了容貌再别无依凭的女孩天生就没有任何好感。

无所依凭也要自寻依凭吧？绿阶的目光寻来寻去，最后还是落在了霍去病的身上。

时机总是给有心人的。这一年，三月上巳节，霍去病依例随驾洗濯祓除。以前霍去病仅为侍中，归属卫青左右，所以总是只身前往。现在他已贵为大汉列侯，自然要带人一同随行服侍。

因四个丫头乖巧、不多嘴，他便无可无不可地带了紫云和绿阶去。

前夜，两个丫头互相打气，决心不让自己的生涩变成懦弱，不管自己心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中多么自卑，也要将头一直高高抬起。

一如绿阶的揣测，她们的骄傲虽是装出来的，但也同样能够得到霍去病的默认。

而霍去病的默认，比什么都管用。

霍府历时数月的权力纷轧，在四个女孩的生存反击中，逐渐尘埃落定。

约半年前，青霜和紫云年满十六岁。汉朝律例：凡平民女子满十六岁而不嫁者，罪及父母。卫少儿自己出身奴隶，持家一向还比较厚道。她感念两个孩子这几年来的辛苦，枉担着“侍妾”的空名前途无望，特地恩许她们脱了奴籍，再给了很多银两，让其各自的父母领回家乡另行择配去了。

卫少儿的这番恩典，让本以为会这样枯老霍府的绿阶有了望见黎明曙光的感觉。

她将霍去病的一条衣裳慢慢折平，心想：该轮到自己出府了吧？

赵破奴将马车赶到小阁前：“绿阶姑娘，马车备好了。”

绿阶挽起门帘走出来，坐到马车后面。

这是一辆青铜无盖的车，专用来运菜、运货。也漠军营约有两万将士，蔬菜、肉食都是从长安附近运来，每十天送一次货。霍去病是此处的统领主帅，他的菜需要绿阶去挑选一些好的运回来。

这应该也是霍去病此次会将绿阶、红阙带到军营里的原因——他要她们教会自己的军士为自己备菜、烹调，还要她们为自己主持砌造一个合乎心意的浴池……

一句话，他要求绿阶和红阙为他营造出冠军侯府里的舒适来。

他本来长年待在卫青的军营里。卫青将军出身贱奴，吃穿都不是很讲究，常和军士们同吃一口灶。霍去病却不知为何，偏偏养出了挑剔的毛病。休说那等军中的粗茶淡饭，就是有些大臣家的厨子略差一些，他也嫌着不肯进宴。

据说，有一次皇上发“怀古”之幽情，宴请武将们吃那烤得生熟不匀、口味不好的羊腿。李广将军、卫青将军、公孙敖将军想到开国高祖颠沛流离，衣食不周，方才能够打下这浩浩江山，成就这大汉朝的基业，口中吃的是肉，胸中激荡的是豪气，几多唏嘘，一时间老泪纵横，恨不能长啸数声以抒胸怀。

皇上刘彻也深为祖上的吃苦耐劳而感动，一尊天颜，一起捋袖挽裳，茹毛饮血。

唯有霍去病冷对宫侍送上来的腿肉，一筷也不动。皇上让他吃肉，与大家一起忆苦思甜，他以“吃不惯”为由当场拒绝。

李广将军气绝：此乃不肖子也，踢出午门去！

卫青气绝：触皇上的逆鳞，真真辜负了舅父对你多年的教导！

公孙敖将军瞄一眼卫青，气绝：呃……我好兄弟气绝，我也跟着气绝。

皇上刘彻气绝：这可是祖上的传统……

“哈哈哈！”皇上干笑三声，拍案，“朕要的就是这等锐气！”又道，“待你出征，朕亲自赐你食寮御厨……”

话音未落，有个名为主父偃的大臣黑着一张脸，阴恻恻道：“刀磨得太快，恐易折！”

刘彻扫了主父偃一眼，心道此人自己就是大汉朝的一把刀，还有脸出来说道？皇上广袖一展，向着自己的文武权臣们一一俯瞰：在这里的，哪一个不是朕掌中的快刀？中原逐鹿，唯我独雄；九州问鼎，唯我独尊！我要的就是这样的刀！

不够美味的炙肉终究被抛在了宣室殿的金阶外，而皇上也将凭借着这些脾气大、个性强的大臣，将大汉朝推向历史的某座高峰。

绿阶坐在马车后面，赵破奴小心地驾驭着马车，尽量不让车身有一点颠簸，稍有起伏便忍不住回头看那个着白衫的背影。

赵破奴本是北地边民，曾被俘入匈奴部落做了几年奴隶。他志向远大，不甘为奴，在匈奴之地一边熟悉地形，一边还勤学了一手粗浅的匈奴草药使用之法。后来，他寻到机会逃回汉地，发誓要报当年为人奴隶之辱，这“破奴”二字就是他自己为自己取的名字。

这几年他光顾着练武、学本事，自己的个人大事就耽搁下来了。有时候深夜一人，也难免会有一点属于男人的寂寞。

现在，有女同车，颜如舜华。在这秋日，赵破奴带着她，恍如行走在一

首温柔的歌谣中，他的动作也就不知不觉地轻柔了起来。

绿阶感觉到了他的小心翼翼，也对他抱以善意。

也漠上开遍了蒲公英，衬着蓝天，纯净得让人想唱歌。

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听到身后真的传来歌声——

“爰采唐矣？沫之乡矣。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

绿阶一听，眉头微微拧起。这是一首军中流传很广的情歌！

赵破奴一边清唱，一边心里在打鼓。他通过这几天有限的接触，看来看去，觉得这个绿阶很顺自己的心意。她不仅温柔善良，也很能干，如果娶回家中，定然宜室宜家。于是他便想试探绿阶的心思。

可绿阶似乎浑然未觉。

到了营地，绿阶指点着赵破奴选菜、搬菜。事情办得很顺利，绿阶依旧坐回赵破奴的车后。

他们俩距离很近，赵破奴发现绿阶的眼睛漂亮得出奇，犹如以精致的水墨细心描绘而成。

赵破奴深吸一口气——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眉目如画”吧？

绿阶的双脚垂在车后，也漠的秋草翠叶隔着裙裾，轻扫着她的足尖。

赵破奴有美在侧，身体里涌动起阵阵难耐的春潮。他向来自恃歌声不错，忍不住又开嗓唱了起来。

绿阶坐在他身后，沉浸在他的歌声之中。她觉得，就算是长安城里那些有名的歌者，也没有他这股清澈自然的味道。

还有一个月她就是自由身了，她心里也知道陈夫人会给自己指定一个男子婚嫁。真不知道那会是个什么样的男子，能不能成为她幸福的依靠呢。

她更希望那个男人可以带着她回到淇地去，找到自己的父母，用这几年她攒下的银两帮助他们过完余生……

她希望他们能够看到自己的女儿不管面对什么样的境况，始终活得好好的。

草原的天就像是孩子的脸，前脚还万里无云，半晌之后，便天染轻墨，风含微凉。

赵破奴将马赶得快了些，一个圆白菜从菜垛上滚落在地。

绿阶回头招呼了一声，待车停下后，手一撑，从马车跳了下来，跑到白菜边，抱起了菜。

墨色浓重的云山之下，映着初秋草原的满目深翠，漫山遍野都是金黄的蒲公英花。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

她折下腰，采了一朵蒲公英，用力一吹，绒花便漫天扬散开来。

绿阶欣喜的目光跟随着那些白绒飞舞，她看到它们在天空中高飞，带着新的希望，直往天的尽头去了！

成片的乌云在绿阶身后，风拨弄得她裙带飘扬，她素衣白衫浑欲起舞，将翱将翔——她只顾看风景，却不知在别人眼中，自己亦成了一幅水墨画。

万点绒白中，思情幽幽，心驰神往。

绿阶忽地似有所觉，旋即转身。

不知什么时候，不远处出现了一抹深黑浓重的色彩。

绿阶恭顺地肃立道旁，低下头去。

这是一支晚归的骑兵队，仅有十数人，他们移动的速度很快，眨眼间已到面前。

为首的正是霍去病，外黑内红的大氅在风中呼呼作响。

霍去病这么多天一直与军士们滚在草里、泥里，想着要早些回到小阁去洗一个热水澡，便直接越过那个向自己行礼的女子，继续向前飞奔而去。跟在他身后的十二铁骑也一刻不停地紧随其后。

绿阶重新坐上马车，心中暗自思量：待侯爷回了小阁，她和红阙有得忙了。

快到小阁处时，赵破奴忽然停下马车，回头对绿阶道：“绿阶姑娘！”

绿阶正想着回到小阁要如何做事，被他生生吓了一跳。

“我定会求得霍将军的恩典。”赵破奴沉下头，他明白自己唐突又莽撞，又抬起头眼神明亮地看着她：这句话他不得不说。

绿阶坐在马车后，一片片撕着白菜叶。

——她当然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案上酒淡，炉中焚香。

霍去病端着一盏酒，靠在满池热水中，任那热气在身上氤氲缭绕，渐渐涤荡去这数日战尘的泥泞与喧嚣。

绿阶、红阙站在汤池边，均纹丝不动，仿佛只是这汤池边的摆设。

霍去病身子一动，绿阶明白他沐浴已毕，与红阙几乎同时迈步，一个撤去汤池边的酒具，一个端上叠放整齐的干净衣裳。

红阙走上前来，替霍去病穿衣。她以指尖轻拂衣领，手腕稍一用力抖开衣衫，斜斜轻披在霍去病的背上。一阵忙活，不见如何吃力便已袍衫挺直。

红阙对自己侯爷的腰身尺寸十分熟稔，将手臂环到他身后。她与他的身体距离，近一分则显得狎而不敬，远一分则不能将那宽帛腰带扎束整齐。

绿阶则站在一旁想，红阙越发珠圆玉润起来了，这样缚腰带的动作以后恐怕得改一下。其实，她们的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了严格训练的。

霍去病不会知道，她们几个在他不在府中的时候，也并非闲散度日。种种关于他的琐碎之事，绿阶都会先设计动作，然后与大家一起练习到再无差错为止。

她正在琢磨着红阙的动作，冷不防发现霍去病正站在自己面前。她流畅娴熟地递去一盏凉茶。霍去病体热，沐浴过后都要喝一杯甘茶。

茶盏被端了上去，却不见人接。

绿阶以为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抬头望去……

头上似乎有什么动了一动，绿阶浑身僵住，一动也不敢动……

霍去病从她低垂的发丝上取下一朵细小的绒花，略看了一眼，而后食指一弹，那朵蒲公英绒花便消失了……

绿阶的心一阵收紧，在侯爷面前，她一向将自己收拾得绝无一丝杂尘，今天却粘了这蒲公英绒花来服侍他沐浴……

霍去病顺手取过茶盏，将那清凉微碧的茶水一饮而尽，潇然走出汤沐室。

他在军营里的生动与神采，在这里消失得干干净净。在他看来，走出军营，就没有几个人让他有说话的欲望。

绿阶心中不知那朵绒花是否有祸，又不能跟红阙说。她们姐妹俩，她才是红阙的依靠。

这个秋天，真不是个好季节啊……

第二日，霍去病要求绿阶、红阙在一天之内将小阁里的布置工作全部完成，之后尽快回长安。

两个女孩只好脚不点地地忙了整整一天，骨头都快散架了。红阙不知道侯爷为什么忽然这样严苛，绿阶也没有猜出来。

其实是霍去病看到绿阶在野地里玩得很快活，还粘了满脑袋的蒲公英绒花回来。

一个女人自娱自乐一下跟他无关。但是，他老远就看到赵破奴被她迷得近乎痴呆，满腹的火气便冒了上来。

赵破奴刚入选骠骑营不足两年，不但武功不错，且有一技之长，在军士中口碑也很好，霍去病一向当他是个人才。最近霍去病心里掂量好了，本想给他升个官，做个曲长管上个五百来号人的。瞧他现在那副色眯眯的小样儿，“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他这副孬样非带坏了半曲兵丁不可！

一个绿阶，毁了他一个曲长！霍去病杀了她的心都有了！

霍去病年少孤傲，根本不知道“体恤”二字如何写。他要的是精如纯钢的兵，于是不许他们身上有一丝杂质。

在他的霸道之下，谁还敢说那些与战事无关的事情？

敢说这种话的人，真是被雷劈大了胆子！

回到府中，绿阶跟红阙说起了改系腰带的动作。

红阙嘟着嘴：“不改不改！练了这么久才熟练的。”

绿阶无奈地笑：“红阙，侯爷的身体一天比一天长得宽厚，你这样围过去，万一没够好，这腰带就……”她正比画着，却发现红阙没有反应。

绿阶推她："想什么呢？"

红阙睫毛一扇，眸中幽光闪闪："姐，你觉不觉得，咱们侯爷是长安城里最俊的男子？"

其实她们那些刻板的模样都是做给霍去病看的，因为她们以为侯爷喜欢这样。私底下，两个十六岁的少女又能够死板到哪里去呢？

绿阶笑着捏了捏红阙的鼻头："收起这点痴心妄想吧。侯爷这么高贵的身份，皇上自会给他安排门当户对的亲事。"

红阙有此春梦，她很理解。

想当初她们被卫少儿选入霍府时，霍去病因英姿夺人已经名满长安。在绿阶等年幼的少女心中，难免描绘过一些缤纷而旖旎的画面。

可是，两年前，她们第一次见到这位未来的主人，她便体会到了什么叫空梦幻影。

穿过冠军侯府长长的廊道，她们在卫少儿的带领下，悄无声息而又忐忑不安地来到了他的屋子。

同寻常贵公子一般，他在家的时候也是宽衣缓带，玉簪束发。一盏清水，一炉淡香，他坐在薄薄的阳光下看书。

金色的阳光漏过竹帘，在他身上投射出温和的辉光。

但是，他的人一点儿也不温和。

虽看不清面容，但在那织绫深衣的厚厚遮盖下，依然可觉他浑身散发着充满了男性质感的锐气与光芒，令她们不敢仰视。

他居上而下，森森然扫了她们四个一眼。只这一眼，就让绿阶的心落到了低谷——仿佛寒夜的一星冷芒，明澈锐利，也冰冷刺骨。

她们唯一珍贵与自恃的美貌与年轻，在他的目光下，如同长安城外的初雪，瞬间无形。

他站起来走了出去。

他的书简是轻轻放下的，他的衣衫是轻轻掸开的，就连他步子的声音也不甚沉重。可是，绿阶分明能够感觉到，他，很烦她们。

人生之初见，他是高高在上的侯爷，她们是一群小透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